

身体的诉求

——论劳伦斯的《普鲁士军官》

陈 勤

(暨南大学 珠海学院, 广东 珠海 519070)

摘要: D. H. 劳伦斯向来以对两性(包括同性)的身体的书写受到关注。在其短篇小说《普鲁士军官》中,军官与士兵异质的身体特征成为两人潜意识对话的基础,成为构建生命关系的出发点。以暴力实现身体欲望的诉求曲折体现了建立男性同盟的可能性及其政治意义。由身体的感觉启动无意识,唤起生命的本质存在,成为劳伦斯对抗现代工业文明理性与程序的媒介。

关键词: 劳伦斯;《普鲁士军官》;生命关系;身体;心理意识

中图分类号: I561.0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9)02-0103-05

国内对劳伦斯短篇小说的深入研究较少,其中《普鲁士军官》受到较多关注,对其评析主要有以下几个角度:从不同心理描写类型揭示上尉与勤务兵之间“压迫—反抗”的矛盾由发展到爆发的过程^[1],勤务兵与上尉又被解释成不自知的同性爱虐恋者^[2],两者的对立还被理解成生与死的冲突和较量^[3]。这些阐释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承认小说是心理小说,但没有挖掘其作为心理小说的叙事特点;二是从二元对立的角度来分析上尉与勤务兵的关系:压迫—被压迫,施虐恋者—被虐恋者,死—生,忽略了二者的共生关系及其意义。这些阐释显示出作品的多面性,对理解小说有一定帮助,但它们囿于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执著于小说的某一意识形态层面,缺乏对作品文本的有机梳理,忽略了现代主义作家劳伦斯希望用小说来创造生命、赋予生活意义的目的。这种生活(生命)是用身体来感知的生活,存在于人与周围宇宙的动态关系中^[4]。

用小说表现“‘用大写字母开头的生命(Life)’这个完全活跃着的人的机体”^{[5]543},表现“人的内在感觉”^{[6]192},是劳伦斯对工业文明摧残人性的批判方

式。尽管劳伦斯写短篇的初衷是为了其雄心勃勃的长篇^{[7]103},但有评论认为,其长篇小说展示性的特征使小说呈开放、未决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并非令人满意;反而是在其短中篇小说和大部分诗歌里,一段经历中抽取的一种情感行为得到了完美的表现^{[6]192-93}。《普鲁士军官》紧凑、内敛、朴素,充满张力,被认为是劳伦斯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8]125},小说暗示的性体验有一种让人不安的力量^{[7]106}。这种“张力”、“不安”如何表现、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两性关系(包括同性、异性关系)、原始力量、死亡和毁灭是贯穿劳伦斯的艺术创作,用来表现生命状态的主要元素。它们在《普鲁士军官》里已有清晰的轨迹:身体承载的原始生命力决定着生命的意义,它能构建人与他人、人与环境的生命关系。

本文立足于劳伦斯对身体的书写,以期突破对作品二元对立的阐释,更好地把握小说对生命力、生命关系的有机体现;把文本分析放入现代主义语境的框架下,探讨身体作为生命对话的基础来构建生命关系,身体的性倾向及其政治意义,及身体语言揭示的心理意识。该文本多层次的意义关系同样体现

收稿日期:2008-08-17

作者简介:陈勤(1966—),女,重庆人,暨南大学珠海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现代文学。

出对生命的多元表达,和长篇小说遥相呼应。

一 身体——生命关系之本

小说中上尉与勤务兵的主仆、上下关系由社会原则和习俗制约,表现一种静态的、固定的平衡,而异质的身体较量,动摇并摧毁了这种静态的平衡。被挤压的原始生命力构建并推动着新的动态关系,两人的关系变得紧张、微妙,两个生命力此消彼涨。

劳伦斯赋予上尉和勤务兵两个几乎是极端的身体生命模式:上尉的身躯“了无生气、呆板生硬、紧张而僵直”^{[9]196-97},两手修长优雅、白皙,不是劳伦斯认同的自然的颜色^{[10]54};而勤务兵粗壮结实、肌肤黝黑、悠然自得,有一双褐色的大手,拥有作者崇尚的生命体征。他对受到工业文明污染的英国感到失望,认为它病态、没落,渴慕以褐色与异域体现的男子气概。英国令人失望,英国的文化精英令人失望,作者就在他域和褐色中寻求生命的动力。他两次去意大利,异域国度的“自由”与让人窒息的英国迥然相异,他感慨“我们背离了我们的身体赋予的生命,所以,它们,我们的身体就拒绝给予我们生命”^{[11]95}。除了意大利,阿拉伯、南方或东方都和作者的褐色和异域想像相关^{[10]53}。基于欧洲中心主义,作者对东方或异域的主观想像给异域添加的是玫瑰色彩:那是不受工业文明摧残的处女地,它滋养自由的性,那里生命充满活力。当“士兵那只年轻均匀褐色的农夫大手”^{[12]176}惹恼上尉,进而又因手上一块深陷的疤痕激怒上尉时,我们可以充分意识到“褐色”承载的生命力量。它没有声音,没有语言,却不可忽视,仿佛带着亘古的力量,与它依附的年轻士兵的身体的存在一起“穿透了上尉僵化的纪律外壳,使他作为人的内心感到困惑”^{[9]107}。反过来,上尉对士兵身体的逼视和虐待,困扰着那颗年青的心^{[12]182}。

异质的身体差异超越了纪律、等级、地位的篱隔,作为个体,作为男人,两人必须面对面^{[12]187}。从表面上看,两人不同的身体体征似乎体现着两种生命力的对峙,但二元对抗难以解释上尉的激情和勤务兵的困惑。上尉不断升级的挑衅伴随着激情,年轻人不断生长的愤怒夹杂着深深的困惑。两人的交锋与其说是两个生命力的对抗,不如说是身体无意识的对话,是劳伦斯寄托的男性同盟理想的曲折体现。上尉“极力拒绝承认那股抓住他的激情”,只要小伙子在身边,他就能感觉到他的活力和烂漫无知;这感觉像一团温暖的火,烘烤着上尉僵硬的身躯;同

时,勤务兵的身体和内心也被上尉占领,在噩梦开始前,他与上尉发自内心的唯一联系就是他对上尉的身体的欣赏,在为上尉擦身时,他总是“赞叹那了不起的,骑马练就出的臀部肌肉”^{[12]175-78}。勤务兵腿上严重的踢伤是他和上尉肉体联系的焦点,是令他内心困顿的核心,也是他寻求解脱的起点。我们看到,抛却军队、社会的约定关系,上尉和士兵的身体是最可能结成同盟的平台,劳伦斯在暗示这种盟约或对话的可能性和它的意义。在上尉僵硬的躯壳里,有对生命力的诉求;年轻士兵的身体蕴藏的生命力,需要投射和生长。尽管双方的诉求以施虐和被虐的形式出现,以毁灭的结果告终,双方都是无意识地在他人身上寻求自我存在的意义。自我的寻求必须通过与外界交流对话才能实现,生命力体现在各种生命关系中。

生命或生命力是劳伦斯的书写核心。与差不多同时代的现代主义作家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不同,劳伦斯的社会批评不是建立在人物与社会文化语境或历史语境中,而是建立在一种预设的道德理想中,即:身体承载的原始生命力决定着生命的意义,两性关系(包括同性、异性关系)是带出这种生命力的主要途径。这个道德预设看上去也许偏激,但它大刀阔斧为身体劈开道路,推开理性世界、现代文明、社会关系等制约人性的荆绊,直指人的潜意识世界,以求解放被压抑的原始生命力,实现生命的存在意义。社会关系把上尉和士兵捆绑在一起,两人的关系是二元对立的:上级和下级,贵族和平民,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两人只是社会关系里的功能性符号,各司其职。身体的微妙角逐颠覆了联系两人的外在关系,两个功能性的符号因为身体意识的苏醒被唤起了生命力。“身体不是自足的东西,它需要额外的东西,需要另外物的认识和创造”^{[13]308},对上尉如此,对士兵也同样。身体的对话,而不是既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着生命的意义。

二 性——身体的政治学

两个男人的身体对话具有强烈的性的暗示。两个身体彼此认识和相互创造,通过几乎非言语的身体对话,通过近乎恋人的折磨和被折磨的紧张关系来推进,最后走向毁灭。上尉的目光始终追随着勤务兵的身体和举止,“他需要看到他的勤务兵”^{[12]182};他也不断找茬,伤害对方,在对方身体上烙下占有对方精神和肉体的印记^{[10]55}。就在杀死上

尉前,勤务兵着了迷似的凝视着“那只握着把手的白净的手”,看见那年长的人喝酒时喉头、下巴在动;他压住上尉时,上尉身体剧烈的抽动和他的身体猛烈的晃动让他即害怕又充满快感;行军拉练时,茂密的树林、作物令人窒息的热气、队伍“热烘烘的男人气味、汗味和皮革味”也烘托出性的骚动^{[12]185-187}。

尽管劳伦斯反感英国本土的同性恋,但他对其他文化的同性恋似乎持容忍态度^{[10]32},更在自己的作品里将男同性恋提升到安国救邦的高度。对惠特曼的不无主观的解读中,劳伦斯指出“他像所有的男人一样发现,你无法真正地融于一个女人”,“新的世界建立在同志爱之上,新的、伟大的、蓬勃的生命将是男人之间的爱。由这男性爱将生发出对未来的向往”^{[14]160-161}。“劳伦斯倾向于借助男同性恋来解决两性关系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女性精神占有欲的问题”^{[15]211}。和劳伦斯后期的小说不同,《普鲁士军官》里的两个男人地位、身份迥然不同,施虐与被虐的性爱是暗示性的,两人并不自知。女人微不足道,没有精神占有欲的问题:上尉没有想要结婚的女人,身边娼妓式的女人对他不产生丝毫影响,只会让他更加阴郁;士兵的恋人是个山里姑娘,两人没有爱的冲动,仅为彼此的存在而满足。娼妇和贞女,两种传统模式的女性都不能触动两个男人的内心,不能唤醒他们的作为个体的生命存在。

这篇小说体现的男同性恋观折射出劳伦斯早期的政治思想。一方面,男性之爱蕴藏巨大的活力,唤起生命意识的存在,是对付病态的、没落的英国社会的一种出路。另一方面,小说体现出的厌女症又让我们看到留着男权思想尾巴的劳伦斯。激进的米利特指出,劳伦斯笔下同志爱仅仅意味着“权力”,是统治女人的能力,是较强大的男性对较弱小的男性的控制^{[16]416}。米利特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她忽略了劳伦斯对社会权力机制的挑战和用生命的美学对抗政治的乌托邦思想^{[17]207}。小说的结局正是体现了劳伦斯的这种生命美学思想。两具并排的尸体一个白皙、修长、僵直,一个年轻稚气,仿佛随时可能苏醒,两个男性身体最终结成了同盟。他们彼此相依,一个为另一个的存在而存在。

死亡也意味着男性同盟的不可能性,因为身体受制于它所处的社会机制,两个寻求自由存在的个体都是普鲁士军国主义高压和暴力的牺牲品。残暴

是战争的常态,普鲁士军队中容克出身的军官可以任意鞭挞士卒,有些士卒往往不堪虐待而自杀。劳伦斯宣称残暴是变态的性^{[18]469},他把自己在战时被裸身检查的屈辱经历看成是一种性侵犯^{[10]49}。国家权力高于一切,国家机器压制人性,压抑性所代表的生命力。上尉首先是权力的体现,他用暴力来占有自己的欲望对象:用皮带抽士兵的脸,用靴子踢他的腿。上尉同时也是权力和秩序的牺牲品,他找女人,只为生物意义上的性发泄,勃发的、饱含生命活力的性欲在他身上已经枯萎。弗洛伊德明白指出自恋式的迫害狂是“某人希望成为另一个人”^{[19]322}。上尉以暴力表达欲望,他的威力穿透并铸就了作为下级的士兵。士兵对对方投射的欲望,也投入了强烈的精神和心理关注。在他看来,“这是他和上尉之间的事。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了——只有他和上尉”^{[9]205}。折磨他、迷惑他的人占据了他的心理活动,恋人、战友、父母都在他的内心世界隐退。这种被动的变态的爱欲,是受虐恋的表现。它在他体内聚集、生长,最后如性高潮般爆发,毁灭了它的投射对象。士兵显然是军国主义铁的体制的牺牲品,但他更是变态的爱欲导致的暴力的牺牲品。

两具并排的尸体是对军国主义专制对肉体压抑的控诉,传递出了实现男性同盟的愿望和无奈;同时,它们还是基督的象征。劳伦斯不像同时代的艾略特有强烈的基督教文化意识,但他常借用基督教的一些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认为,战争反映死亡、暴力和痛苦^{[10]54},作为牺牲的基督背负了一切痛苦和羞辱^{[10]56}。两个以不同方式受尽折磨的身体,供人关注,成为几乎是下流的崇拜的焦点^{[10]56}。劳伦斯充分肯定了身体的价值,把它提高到神圣的高度,以此来挑战现代文明的理性和秩序。

三 心理意识——身体的语言

《普鲁士军官》淡化外在情节,聚焦人物心理状态,被公认是心理小说。从外部刻画事件和人物到表现心理真实的内倾转向是现代主义的特征之一。与劳伦斯同时代的现代主义先锋伍尔夫运用意识流聚焦生活的瞬间,以小说创造生活的艺术;乔伊斯以人物内心的思绪意识来投射、重构外部世界,表现现代人精神生活的困境,大大拓展了维多利亚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的疆界和深度。和他们一样,劳伦斯聚焦人物的内心感受,但这种感受来源于身体的本能或血性。伍尔夫和乔伊斯的意识流元素是外在习

俗、事件、对话的交织,可以直接用社会语言带出它们的各种可能性。但身体是非语言性的,它如何表达和诉求呢?感觉是它直接的材料。由身体的感觉启动无意识,从而使无意识获得表达的途径,成为劳伦斯对抗苍白的、压制人性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媒介。

上尉和士兵的交流与对峙建立在身体对话而非言语对话的基础上,身体的感觉和意识唤醒深层次生命的无意识,从而激活本能和欲望。《普鲁士军官》等短篇小说集有多次修改,与长篇小说的思路保持同步^{[7]104}。这条思路就是:生命关系,尤其是两性关系在生命本能的驱动下,从文明的束缚中解脱,获得自由。唤醒生命的本能主要通过“注视、抚摸、裸露等典型情景”实现^{[15]245}。触摸与注视表现意识与潜意识的斗争^{[12]15}。我们看到,触摸、注视和裸露在小说里以极端的形式出现。由于两人悬殊的社会地位,注视成了逼视,抚摸成了身体虐待,裸露以象征的方式表现。上尉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追随着士兵,他的年轻、他的自然、他的身体洋溢的活力使他不安。上尉的潜意识里是对士兵的欲望,占有对方就是成为对方,得到对方有而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他对士兵身体的虐待是实现自己潜意识里的欲望的表达,是渴望生命力的表现。士兵的存在投射着上尉的存在,烙在士兵身上的伤痛就是上尉的身体诉求的象征。劳伦斯特有的身体的裸露和性的描述可以说是对生命力极端、绝对的表现,它们超出常规,逼迫读者作出反应。在士兵将要杀死上尉的那块空地边缘上,“横倒着许多剥去树皮、泛着光泽的巨大树干,就像一具具棕色的裸露的尸体”^{[12]186}。这个暗示死亡的场景,表达了身体存在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以夺去生命来昭示生命的意义。“他(士兵)不敢看那双眼睛。它们现在十分丑陋,只有眼白露出来,血在涌上去”^{[12]189}。这段自然主义的描写,摆脱对身体常规性的看法,凸显作为生理概念的身体的本质存在,从而直指生命的意义。

身体的感觉来自人的直觉,唤起人的潜意识存在:生命本能。它冲破纪律、等级、社会规范和秩序等社会意识层面,摆脱使人社会化和机械化的现代工业社会文明,带来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小说的第一部分展示的两人紧张的对峙关系,这种对峙主要以双方的身体语言,即注视与被注视、虐待与被虐待来表现。多数的评论主要关注的就是第一部分,也是作品最长的一部分。然而,小说的第二、第三部分

也平均占了相当的篇幅。就笔者所见的文献来看,除了用这两部分自然的象征意义来解释士兵内心的心理状态外,没有给予相当的关注。如果仅就士兵从被虐待到爆发杀死上尉,小说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后部就足够了。这样,第二部分大量的身体感受的描述就显得多余,第三部分士兵在树林里半昏迷、半清醒的循环描写也难以理解,贯穿前三个部分的胸窝的感觉更会显得不着边际。劳伦斯正是以繁复、循环的语言和胸窝的身体语言来界定潜意识,或更准确地说,是非语言的经验^{[20]213}。士兵不是一个有现代文明智性的人,他的身上更少文明的束缚,他的潜意识的唤醒不可能通过思考实现。他那双眼睛仿佛从来不思考,“只是通过感官来接受生活,凭直觉行事”^{[12]175}。小说的第二第三部分聚焦于士兵身体的感受,反复描述他的干渴、身体的迟钝,周围人物似远又近、树林、植物、动物真切又迷幻。这种反复和循环的感觉把士兵越来越推向深深的潜意识,那里是死亡的本能,也是生命的本相。“就在他面前,清凉而温柔的蓝色山脉绵延在清晨灰白色的天边。他想要它们——他只需要它们——他想要摆脱自己,与它们合而为一”^{[12]192-93}。循环往复的语言正确地传递了生命的律动,延伸了生命的内涵。劳伦斯细致、耐心、冷静的描述不是情感泛滥,而是表达生命的存在意义。生命的力量和尊严以士兵体内(主要在胸口)能量的聚集和爆发来实现。从内心最初的困惑,到心里逐渐凝集成一个内核,这个内核“压缩和集结了这个年轻生命的全部能量”^{[12]186},再到杀死上尉后内心无比的轻松,身体最后分解在阳光和群山中,生死融为一体。劳伦斯赋予了士兵被唤起的生命意识以力量和诗意,让我们看到希望。

艾略特曾不无挪喻地指出,劳伦斯缺乏我们通常称为思考的能力^{[18]203},但正是劳伦斯对身体和生命的关注使我们看到非理性的光辉,它是现代主义的另一种思考。艾略特呼唤基督教精神和文化的回归,劳伦斯则以身体来表达生命的诉求。上尉和士兵异质的身体构建了生命对话的基础,社会秩序在身体的基础上标示出性别、族裔、阶级和权力,在身体与权力、等级的必然冲突中,是身体,而非观念,决定了行为,昭示生命关系和生命意义。也许劳伦斯对血性和本能的颂扬显得过于理想,但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日趋严重,人的本性在理性、

秩序的压制下奄奄一息,在西方文明的荒原中身体 的诉求也许给人更直接的触动。

参考文献:

- [1] 吕中舌,朱燕.从心理描写分析《普鲁士军官》中人物的刻画[J].外语教学,2006,(1).
- [2] 侯玉芹.一对不自知的同性爱虐待恋者的毁灭[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6).
- [3] 田鹰.生与死的冲突和较量[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7).
- [4] 殷其平.论乔伊斯和劳伦斯对小说理论的贡献[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3).
- [5] (英)安德鲁·桑德斯.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M].谷启楠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 [6] Michael Bell. Lawrence and modernism [C]//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 H. Lawrence*. Ed. Anne Fernihough. (2001 Cambridge Edition).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 [7] Con Coroneos, Trude Tate. Lawrence's tales [C]//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 H. Lawrence*. Ed. Anne Fernihough. (2001 Cambridge Edition).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 [8] Gamini Salgado. *A Preface to D. H. Lawrence* [M]. (1970 Pearson Edition).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9] 劳伦斯.普鲁士军官.邹海.20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英国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 [10] Hugh Stevens. Sex and the nation [C]//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 H. Lawrence*. Ed. Anne Fernihough. (2001 Cambridge Edition).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 [11] D. H. Lawrence. *The Letters of D. H. Lawrence*, Vol. II. Eds. George T. Zytaruk & James T. Boulton. London: CUP, 1982.
- [12] D. H. Lawrence. *Selected Short Stories*. Ed. Brian Finne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2.
- [13] 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蒋子华,张萍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 [14] D. H. 劳伦斯.劳伦斯文艺随笔[M].黑马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
- [15] 刘洪涛.荒原与拯救——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劳伦斯小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16] 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 [17] Drew Milne. Lawrence and the politics of sexual politics [C]//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 H. Lawrence*. Ed. Anne Fernihough. (2001 Cambridge Edition).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 [18] D. H. Lawrence. *The Letters of D. H. Lawrence*, Vol. I. Ed. James T. Boult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19] 赵一凡.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西方文论讲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7.蒋子华,张萍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 [20] Fiona Becket. Lawrence and psychoanalysis [C]//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 H. Lawrence*. Ed. Anne Fernihough. (2001 Cambridge Edition).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On Lawrence's "Prussian Officer"

CHEN QIN

(Zhuhai College, Jinan University, Zhuhai, Guangdong, 519070)

Abstract: D. H. Lawrence is noted for highlighting the human body. Differentiation of physical features between the orderly and his officer in his early short story "The Prussian Officer" ensures the possibility of an unconscious dialogue to initiate a new life relationship which transgresses the established ones. Homoeroticism practised in violence embodies Lawrence's ambition of building a world of man power. The awakening senses of body generate the unconscious which is the essence of living. That is the medium Lawrence applies to challenge the degenerating moder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D. H. Lawrence; "The Prussian Officer"; life relationship; body; un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张思武]